

誠如任公先生所云，「實爲「求共」之絕妙法門。」而統計學之在中國各方面的應用上，固然新發生的材料，在在皆是，但整理以往史實，作司政南針，研幾起點，亦不失爲一當務之亟。可是應力求其真實性，如真實性可疑，則所擬一切終有閉門造車之憾，不合實際。蔣廷黻先生考政所述，湖南邵陽的人口，爲兵役配額之用，報一百四十萬，但爲計口授鹽之用，忽然加到一百六十萬。四川人口的估計，由五千萬以至於七千萬，四川前歲（二十九年）糧食產量的估計，由八千萬擔至一萬六千萬擔。而在已往史籍中的記載，亦往往不免此病，是在慎思明辨，慎重爲用。

因之，統計學之應用於歷史學，非盡可信，在客觀上，必其史實可靠與具有複雜的羣屬，而在主觀上，勿以部分概全羣，更不能斷章取義，以不同之羣屬，混爲一談。其有關重要者，專恃「果」以推論「因」，而不問事實，馴至能引起誤解，因爲研究一個問題，必須明了其各方面的關係，否則忽視了若干要素，每致求得的結果，歸於完全錯誤。而範圍、定義、項目等等條件，必予以確認。尤須認清統計學的特質，在便於比較，譬如某一數量的絕對價值，誠無意義可言，必其具有數種相屬的數量，然後予以較量，乃有意義由之發生。如有人研究中國史上的治亂關係，由人口的統計方法下手，則除掉知道這人口外，更應知道墾田和生產力的數字，此三者有聯帶的關係，而可得於二十四史的各志傳中得之。由之，政治治亂，因以瞭然，數千年的事實，變爲有系統的知識，與有簡單原則的學問。

## 西安建都之研究

西安在我國歷史上佔了重要地位，根據民族生物學者的眼光，此後西安的重要，還要超過歷史上所表現的成績，因此之故，我們不憚

衛著歷史統計學，於溯原有云：「我國的統計，據甲骨文所載，已可推知其曾用統計，至戰國時的職方氏及禹貢兩文，確知其曾用過統計的。現存的史記三代世表及十二諸侯年表，係做周語及國語，是我國使用統計表，確在商元前三世紀。至統計圖的使用，漢代已有，而大部分則在宋代。其統計學的進步，實較歐西爲早，不過應用不廣，不如歐西顯著。」可見中國古人，先屢爲用。而其瓶爲歷史統計學一名，與倡爲引用於歷史學的研究，則在去今僅二十年前的任公先生之一文，彼所提出的幾個題目，已曾有若干人繼起，予以統計研究，但終嫌不力。誠然，這種工作，苦索煩重，若非多人合作，每致勞而寡功。同時，一向讀者對此，不加注意，每嫌枯燥乏味，用致在學術界難爲發達。然即上面所簡述的若干成績，已足徵中國史學界園地，荒蕪廣闊，大有馳騁餘地。綜其特殊的對中國歷史學的效用，則有如下列的幾項：其一化繁爲簡，觀其大較；其二由博返約，得其真象；其三由應用統計學程序上面發生的副作用，即腳踏實地藉助於數字，以求真實的結論，足以藥國人籠統、含糊、雜亂無章、尤其對於數字不求正確的毛病。至其結論之豐者有無，倒是次要的問題。更對於歷史學的入於科學之域，厥功尤偉。由數字綜結所得，從而將觀察分析比較的經過敘述出來，條理秩然，證據確鑿，自然有合於科學的條件。至於統計之爲估計，或僅爲加以度量者，其真確性究竟如何，固不敢必其可靠，但統計數字所示，究較散漫的不成系統的印象，終爲確實，則可斷言。

張君俊

煩的再三描寫各種聯繫的現相，藉以提擡國人之醒覺。去年九月，委員長在王曲軍事會議席上，勸高級將領研究歷史，有以下幾句話：

「例如西安這地方，你們以為是很普通，很平凡，但是我這次到此，即感覺中國歷史真正重心是西安，中華民族真正根據地是西安。」他又說：「西南是抗戰的根據地，西北乃建國的根據地。」他還說：「玉門關是中國的前門，新疆是中國的前花園；山海關是中國的後門，東三省是中國的後花園。」由以上的昭示我們即知西北之重要，更知西安之重要了。故目下實乃繫乎我國今後國運之盛衰隆替至鉅且大，不能容我們之隨便放過，而使朝野人士，對於此種決定我國整個民族之命運的地理環境，漠不關心，我們暫把一切理論拋開，只把歷史的事實，來證明西安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。

### 漢唐建都長安時之國威

在統一局面之下，我們可以引漢唐兩代來說明一般的現相，前漢都長安，關東諸將，迭有叛變，高帝皆以次討平，武帝雄才大略，三討匈奴，一次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，驅走樓煩白羊，取河套以南各地，設立朔方郡，恢復秦始皇時秦舊界。第二次遣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，過焉支山千餘里，同年將兵出北方，深入敵境二千餘里，轉戰至新疆之天山。第三次又遣衛青霍去病分途出師，衛青追敵至外蒙古實顏山趙信城；霍去病出代郡，深入敵境二千餘里，擄獲匈奴左賢王將相八十餘人而還，他如南平閩越，東定朝鮮，皆為西漢對外征討的戰績。

唐朝自晉發難，定都關中，將王世充、竇建德、蕭銑、劉黑闥等雄以次削平。太宗因東突厥為患，遣李靖、李世勣帶兵十餘萬，大破頡利可汗於鐵山，突厥諸部皆潰，漠南遂空。西突厥自恃強大，太宗遣郭孝恪擊敗之，其餘皆烏獸散。以後薛延陀和鐵勒諸部發兵三十萬，擾亂邊疆，太宗又命李世勣、李大亮大破敵人於諾真水，敵人奉請太宗為天可汗。此外他又討服吐谷渾、吐蕃、龜茲、高昌諸國，於是大唐之聲威大震，四夷懾伏，海外諸國，相繼來朝。以上種種，皆因建都長安，所以能發揚民族的威力。

### 過去外侮時西安之地位

一、我們再轉移視線，看在偏安局勢之下的陝西，對於民族之興衰有何影響，我們首先研究東晉對胡作戰的經歷罷。晉在建國之始，對於關中異常重視，武帝作石函藏於宗廟，非至親可靠者不得發關中，以後八王作亂，諸胡以次叛變，關中隨流入異族苻秦之手。元帝渡江，建都建康，以後庾亮、庾翼、殷浩，先後進兵圖復中原，皆無效果。桓溫以諸人北伐無功，自將步騎四萬，大敗秦兵於藍田及白鹿原，不幸因溫急於內向爭權，不即渡灤水，進撲長安，中原亦卒不能恢復。安帝之世，劉裕曾一度取長安，惜以委託非人，旋淪於夏王赫連勃勃之手，以後拓跋氏滅赫連據長安，即造成南北朝對峙之局。他們的盛衰起伏，無不以長安之得失為樞紐。

二、我們再研究南宋對金之作戰，亦以陝西之得失為當時宋室臣民爭論的問題。當金虜南下，兩河、中原、四京相繼淪陷，該時之昏君關臣，無一不心向東南，以為乘桴浮海之計。但彼時之忠臣義士，亦無時不渴望其君由南而北，以圖中原之恢復。此因東南之不可往，亦正猶西北之不可棄。當時有留守杜充之將棄東京，岳飛即諫曰：「中原土地，尺寸不可棄，今一舉足，此地非我有，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。」以後岳飛還鎮襄陽，上疏高宗曰：「錢塘僻處海隅，非用武之地，願速都上游，用漢光武故事，親率大軍，往來督戰。」張浚之將經略關陝，請高宗曰：「中興當自關中始，盧金人或先入陝窺蜀，則東南不可保。」張浚將行未決，汪若海謂曰：「天下常山蛇勢也，秦蜀為首，東南為尾，中原為脊。今以東南為首，安能起天下之脊哉！將圖恢復，必在川陝。」又高宗即位時，李綱上疏陳十事，其議巡幸曰：「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，以慰都人之心，度未可居，則為巡幸之計，以天下形勢而觀，長安為上，襄陽次之，建康又次之。」

後張浚敗於富平，或議請徙襄陽，劉子羽叱之曰：「孺子可斬也。」



——四川全盛，敵欲入寇久矣，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，未敢遽窺耳。今不堅守，縱使深入，而吾僻處夔峽，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，進退失據，悔將何及！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，宣使但當留駐興州，外繫關中之望，內安全蜀之心……庶幾可補前愆耳。」吳玠因張浚敗於富平，收散卒，保大散關東之和尚原，自高宗建炎三年，直到紹興三十二年，宋金議和成時止，大小爭奪之戰，其重要據點，多在和尚原與大散關一帶。

又虞允文任川陝宣撫使，上疏高宗曰：「恢復莫先於陝西……一且棄之，則窺蜀之路愈多。」馬擴上疏高宗曰：「今願陛下西幸巴蜀，用陝右之兵，留重臣使鎮江南，撫淮甸，破金賊之計，回天下之心，是爲上策。」金人之初取太原與真定，种師道上疏欽宗曰：「請幸長安，以避其鋒。」即昏庸如欽宗將棄東京時，亦謂羣臣曰：「朕將往西起兵，以復都城。」是陝西之重要，當時君臣上下無論智愚賢不肖，無不知之，惜乎南遷以後，一去不復返，卒亡其國，此所以令我們大惑不解也。無怪當時涇原經略使曲端，深惡而痛絕之曰：「不向關中興帝業，卻來江上泛漁舟。」曲老雖因此二語殺身，但切中當時昏庸庸臣之昧於地理大勢，無有出其右者。以後關隴六路盡沒，中原卒不能復，蒙古入關，金人自滅，南宋亦隨之亡入於元。以上史跡，亦皆以陝西之得失，而註定南宋之壽夭。

三、又三藩抗滿之作戰，亦以陝西之得失爲當時成敗之關鍵，我們不妨引來證實我們之主張，清初封明降將吳三桂爲平南王，領四川及雲南；尚可喜爲定南王，領廣東；耿精忠爲靖南王，領福建。三桂因清廷撤藩事，聯合尚耿二藩起兵抗清，三桂自稱招討兵馬大元帥，國號曰周，蓄髮易衣冠，移檄天下，與明室復仇。清廷聞變，遣莫洛爲經略，率領滿兵駐紮西安，後陝西總兵王輔臣殺莫洛以應三桂，三桂派王屏藩三路犯秦隴，康熙十五年，清命圖海征西，大敗輔臣等於平涼城北。圖海留陝守險，以分三桂之勢，而清軍得專心對湖南，以次削平三藩。他們叛明降清，其人格本不足論，但此役又證明陝西之

得失，實爲漢滿兩族興衰之大關鍵。

以上數例，皆以當事人能否佔據陝西爲他們成敗興衰的樞紐。不過我們在地理環境之外，還有一個最優秀的人力問題，忽略此點，便不能了解他們成敗的真實原因。所謂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」，便是此理。我們常見金城千里，揭竿可以亡秦，長江天塹，投鞭亦能斷流，此便是徒險不能自固，而終必有賴於人力之撐支。試看南宋當兩河既陷，四京盡失，關陝大震，危在旦夕之時，猶能撐支殘局，保全蜀地而維持西北數十年之久，卒開南朝百四十九年之天下，皆因吳玠楊從儀等在和尚原苦力奮鬪，使兀朮有兼顧之憂，韓世忠岳飛等可以收夾攻之效的原故。

### 地勢與人力配合之必要

然則西安之重要已有史跡證明，假使此種有利形勢，而能配合優秀的人力，則秦始皇、漢武帝、唐太宗之光榮歷史，可以隨時重演於今日。所以我國民族復興之偉業，實有賴於我們再作地理環境調整之必要；使西北有利之自然環境，重行配合全國優秀的人力，便能使這萎靡不振的民族，立呈活潑有爲之姿態，此即是我們堅決主張建都西安之屬於歷史的理由。

在我們未討論其他理由之前，現在要問陝西之得失，何以影響我們民族之興衰存亡至鉅且大？對於此種究詰，我們且看古人的答案如何。清初大地理學家顧祖禹，在他著的「讀史方輿紀要」中謂陝西的形勢曰：「陝西據天下之上游，制天下之命者也，是故以陝西而發難，雖微必大，雖弱必強，雖不能爲天下雄，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。」顧氏的答案，我們誠不能說不對，他是根據過去歷史的經驗，而有這種結論，但我們若作進一步的追問，爲什麼以陝西發難，雖微必大，雖弱必強，恐怕他老先生仍無正確之答案，充其量不過說些，「陝西之在天下，猶人之頭項然，患在頭項，其勢必至於死云云。」究其實在，他只能說到猶人之頭項然爲止，此表示他祇知其當

然，卻不知所以然。沒有辦法說明時，只好拿頭項的譬喻，來推論他說不出的理論。又章俊卿謂，「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，而陝西據黃河上游，下臨趙代，其勢足以奮黃河之險，是陝西常制北方之命也。」章氏亦同顧氏差不多，根據歷史事跡，來推論陝西之險要，至於如何有這種現相，卻未一字道及，因此之故，我們須更進一步，方能覺得相當的答案。

我們要了解此種現相的原因，必須從地勢與人力兩方研究才能得正確的答案。陝西地勢乃高屋建瓴，從上向下，是順自然之斜面，故不論物力人力，皆是順勢推移，用力小而成效大，發難弱而應響強，如運用時機與時勢的當事人稍爲狡黠，而配合陝西之形勢，當然能使此種潛伏的勢力，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，自不難據上游而奪黃河之險，以制北方之命。須知地勢雖然重要，但優秀的人力，卻應互相配合，方能收左右時局及制命之效。否則不能控制全局之起伏了。關於山地之人力，須詳加分析，便能了解一般特殊現相之內容，也才明白形勢如何有利於人力。從生物學的立場來說，在山地的居民，整個生理的構造，與平原人民，雖無種類懸殊之不同，但一般生理的發達與習慣，卻大有區別。山民呼吸、循環、運動、消化、排泄、神經等等系統，皆比平原人民來的特殊與發達，藉以適合高地之環境，其他如新陳代謝之作用，亦比平原人民快捷。對於肌肉之運用，尤以四肢百骸之動作肌肉，更有使用之機會，若真與他們鬪力的話，平原人民勝過他們的技巧，卻無多大的把握，此因高地之地理環境，須人民之生理起順應作用方能生存的原故。又平原人民體內之紅血輪，每立方公厘是五百萬個，但海拔四千公尺，便增至七百萬個；是山地之高低，影響山民體內之紅血輪；按高地空氣較稀薄，故養氣亦較少，生理上爲應付需要起見，故增加紅血輪的數目，以便多多運輸養氣，達到體內各部。凡營養充足的人民，動作能力亦有比較快捷的趨勢。倘高原的人民真夠優秀，同時配合陝西的地勢，他們必能充分的發揮他們內在的能力，正如顧祖禹所謂的「在陝西發難，雖微必

大，雖弱必強，雖不能爲天下雄，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。」由以上種種解釋，我們便立刻了解陝西地勢，如何控制黃河下游之真實意義。古人雖知歷史的現相因應如是，但他們無法來說明這種多方面配合所形成的現相，此便是他們只能運用譬喻如頭項然等等字眼，來解釋一般說不出的囉囉罷了。

### 西安在今後民族復興中之地位

前文已把歷史的既成事實，詳論一過，現在不妨轉移視線，從另一觀點，來討論西安地理價值。過去十餘年中，我研究我國民族生物基礎與地理環境之關係，不知不覺又走上都城地位與民族盛衰之研究，以後愈加追求與檢討，我們更覺這種現相之真確性。我們開始探討的時候，是純以民族生物學爲立場，凡合乎此種條件者，便可肯定某地有建都的資格。但此種論證，只能對少數治民族生物學者說明，卻不能應付全體社會之要求；目下爲對付此種需要起見，容我們從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、地理、生物各方面，來說明西安爲最合建都的條件如左：

#### 一 首都永奠一勞永逸

民國自辛亥革命以來，不過三十二年，便已數移其都，首都北京，繼遷南京，再遷洛陽，又由洛陽回南京，然後由南京移武漢，現遷重慶，這些舉措，雖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但從心理方面來說，一國的首都，乃政治神經的總樞紐，絕對不容採取「浮舟泛宅」的策略，隨便轉移，而啓國人輕視國家尊嚴之暗示。倘國人對於國都之遷徙與否，漠不關心，則他們的政治心理，早已陷於麻木不仁之狀態。過去國人對於國家認識不深，原因雖然複雜，但國都之一再變更，亦足引起他們徬徨無主之疑慮。若民元建都西安，即可免一切搬遷之麻煩，恐怕我國早已走上建設康莊大道了。

#### 二 政治心理平均發展



我們若以政治心理為出發點，北平與南京皆不宜於建都，此因北平偏於東北，南京偏於東南，而對於西北西南，皆有曠長莫及之勢。所以一旦發生變故，以上兩地，皆不能應付裕如。故過去在北平或南京政令之下，西北與西南人民政治心理中的向心力極度薄弱，而離心力反日形濃厚。此無他，因中央離西北與西南太遠之故，不但當地人民向背的心理不甚明瞭，並且易於接受漢奸從中挑撥的詭計，如是中央對於邊疆更加隔閡，而足資誤會之材料，亦日見其多，久而久之，漸漸形成兩不相下之僵局。假設建都西安，西北與西南之政治問題，自然易於明瞭，而許多不必要之誤會與磨擦自然易於廓清，此又是必然的趨向。而全國之統一，必更易於鞏固，縱有一二野心家之不安分，中央可以運用以西安為根據地之政治軍事所發出之力量，隨時鎮壓，而無困難了。

### 三 民族氣節自應提高

我國當年由北平遷南京，其中理由之一，便是北平過於官僚腐化，及與帝國主義過於接近，故大家贊成遷都南京，以新天下耳目。其實南遷之後，一方並未脫離帝國主義之威脅，一方所謂官僚腐化，仍未少減，反有變本加厲的形勢。從前北京建都時，一般公務員無不每星期有三天在北京逗留，四天在天津鬼混。他們到了南京，也無不是換湯不換藥的一幕一幕的重演，每週三天在南京生活，四天查上海盤桓。至於辦公精神之頹廢，卻又是每況愈下，有非言語所能形容。此因天津租界有一種神秘的誘惑力，遠超過北京衙門內之趣味，正如上海租界有一種神乎其技之妖媚的魔手，把許多人纏綿了動彈不得，宜其他們魂不守舍的在京滬道上往返狂奔。假使西安作首都，縱然天上海妖氣十足加一，他們也不會顛三倒四了。然則為提高民族氣節起見，及振作政治精神起見，首都亦宜建在西安為是。

### 四 海軍有無皆宜內陸

我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大陸國家，地天既是有，從來不缺原料，故不注意向海外發展，所以不努力海軍之建設。自甲午戰敗後，大家對海軍之建設，都不起勁，以後所有的兵艦，皆是陳腐不堪，故海軍的任務，平時放放禮炮，戰時只有向後轉之一法。我國所有風前燭瓦上霜的艦隊，經此次中日戰事，卒致粉碎無餘。在此種情形之下，我們在未能建設強有力的海軍之前，萬不可再建都海濱，再蹈此次北平與南京之覆轍。為都城之安全計，最好距離外人炮艦射程之外，關於此點，國都之安全條件，未有出於西安之右者。我們縱有強大的海軍，若建都海濱仍不合算，此次德國以四千飛機轟炸倫敦，英人雖擁有天下第一等海軍力量，但仍無法招架，倘德人繼續再炸三天，英倫即有淪陷之虞。英人無內陸可遷，他們只能把倫敦放在海濱，我們有的是內陸，假使不知利用，這才是傻瓜了！

### 五 險要天成易守難攻

西安不特可以避海軍之威脅，且可避陸軍之威脅，在大陸上，且為建都最理想的地方，古來建都此地的，有周秦漢隋唐等朝，多以長治久安見稱於世，此間地勢之雄壯，天險之奇特，無不令人驚倒，東有潼關，西據大散關，南控武關，北有蕭關，前據長城，左帶黃河，險要天成，雄壯無比，為古今兵家所必爭之地。巴黎只有一個馬奇諾防線，他們尚不勝驕傲之至，現在有如許天然的馬奇諾防線，總夠我們的驕傲了！此間古稱關中，王氣極盛，國家戰後遷都此處，不特為國家策長治久安之計，且亦象徵國家欣欣向榮之概。然則此地莫都，不但利於易守難攻，且亦繫今後國運之盛衰隆替也。

### 六 防空第一首都第一

西安最適於防空，不似南京北平之易受敵人之威脅。西安土質極好，普通五六丈以下，還不見水，故宜於建防空洞。南京土質不然，三尺以下即源泉滾滾，故極難建設防禦性之建築。假使建都西

121010  
安，而策動各種國防性的工業，我們只要把他們安置在南山地下，非僅各種工廠得到永遠防空性的保障，且更能使國都永固，而發揮各種政治軍事力量。現在國家最重要的是防空，首都無妥善的防空，即不能稱為現代國家。

## 七 西北敵人未雨綢繆

尤有進者，我們過去最嚴重之國際糾紛，多出於東北，此次抗戰，乃血債之總清算，在最近之將來，當然可以洗滌乾淨，並且我們相信日本五十年以內，沒有方法起來，不過今後一切麻煩，卻轉了方向，恐怕我們更應提高警覺，而預防國際敵人由西北之進攻。須知此種局面，現在正在醞釀之中，假使我們隨便放過，不作澈底之準備，將來必遺噬臍之悔。因此之故，我們必須建都西安，以便策動整個北方，尤其現況下之西北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的建設，方能壓倒敵人躍躍欲試的野心。所以我們為今後加強國防之力量起見，也應計策萬全，建都西安，方能應付以後所發展的國際麻煩。

## 八 根治黃河永固北方

我國北方有兩個永恆的仇敵，一即歷代所經過的外侮，二即黃河上游之旱災，下游之水災。這兩種仇敵手牽手把北方的許多優秀民族向南驅逐，而形成我國民族生理上之畸形發展。關於外侮之防禦已有說明，現在我們只着重如何根治黃河，方能使北方變為樂土。我們研究黃河上游乾旱，下游水災之成因，皆緣無優秀人力照顧的原故。周秦漢唐建都此間，為災之機很少，及至都城東遷南徙，黃河流域之災情，便年復一年的擴大。所以為整理黃河起見，我們亦應建都西安，方能應付根治黃河之要求。

## 九 開發西北人力第一

我國過去十餘年，朝野皆大聲疾呼的喊着開發西北的口號，此種

口號何嘗不是響耳的好聽，可惜事實告訴我們，口號仍不失為口號，事實仍不失為事實，這兩種現相之間，從來沒有任何聯繫。喊口號的南人，仍然在南中享受他們的清福，喊口號的北人，仍然在北方不能動手他們的開發。此因有力的人不必來，來了的人不必有力，你扯我拉，形同鋸木，所有的力量，已在喊口號上消磨殆盡，早已無餘力來推動西北實事求是的開發了。

其實西北所產生的原料，皆夠西北建設的條件，只要我們知道如何努力運用，便能發生很大的效果。人們對於西北的開發，只注意西北的出產，一方面又計算他們的資本，此誠然不錯，但他們對於優秀人力配合問題卻不注意，所以不會有好的成功。根據我們深刻的研究，應把人力列在最前線，其他雖然重要，卻應列於人力之後。西北六省面積，約佔全國三分之一，但僅有人口二千二百萬，按照比例，全國人口有四萬萬五千萬，西北即應有一萬萬五千萬。由此說來，西北尚差一萬萬三千萬，若不建都西安，東南衆多的人口，絕對不會向西北流；即西北僅有的人口，也會向東南走散了。須知西北的困難，十有九是一個人力問題，若是人力有法解決，其他問題也迎刃而解。然則西北第一難題，便是如何充實西北的人力，若我們要充實西北的人力，便要建都西安，才有解決之望。

### 一〇 北宜工業南宜農業

我們研究南北氣候，有一個肯定的結論，即是北方氣候最合於科學文化之培養，故我們應在北方建設合乎科學的工業文化。我國南方氣候最宜於農業文化之發展，我們應竭盡智能，提高南方合乎科學的農業生產，以應付北方工業文化的要求。工業文化所需要的人才，遠超過農業文化所需要的人才，故我國首都應建在人才需要最多的地方，尤以西北為最，是首都應建在西安又一理由。

### 一一 重工原料多產北方



北方之煤鐵及石油等等，產量極豐，對於我國重要的原料，佔決定之位置，南方煤鐵雖到處皆有，但所有產量與北方比較，真有大巫小巫之別。即以西北而論，亦比南中爲豐，然則我國不建設屬於國防性的重工業則已，若要從事建設，又非在北方下手不可。倘要注意基本工業，而着手建設，又非建都西安，則不能應付建設重工業所形成之環境。

## 一二 北方建都長治久安

我們爲了解地理環境與民族盛衰之現相起見，最好舉出幾件具體的實例，來說明其中相互的因果關係，現在我們借都城的地位，在歷代所表演的現相於後：

根據歷史的記載，黃帝軒轅氏都有熊三百三十九年；唐虞都陶唐及蒲板共一百五十一年；夏都安邑四百二十一年；商都亳、囂、相、耿、刑、般等地六百四十八年；周都鎬、洛陽八百八十七年；前漢都長安二百三十年；後漢都洛陽一百九十四年；唐都長安二百八十七年；北宋都汴一百六十六年；元都燕京九十年；明都北京二百七十五年；清都北京二百六十七年；北魏都平城、洛陽一百零八八年；遼都熱河二百二十年；金都會甯一百二十年。前面十五起，共四千三百九十二年，以上皆建都北方的現相。我們要了解北方之宜於建都，即應知南方之不宜於建都，現在爲明白此點起見，容我們列舉南方建都之壽命如左：

蜀漢都成都四十二年；孫吳都武昌建業五十九年；東晉都建康一百零二年；南宋都臨安一百四十九年；宋都建康五十八年；齊都建康二十二年；梁都建康五十四年；陳都建康三十一年；太平天國都金陵十一年。以上九起，共五百二十七年，其中只有南宋一百四十九年，及東晉之一百〇二年爲異數，其餘即更短命了。然而南方之不宜於建都，可想而知，由此看來，我們之建都西安，更可穩定中國的國運，又可知了。

## 一三 優秀民族皆在北方

世界一切優秀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北方；劣等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南方。我們只把地圖打開一看，便知北緯三十三度以北的，皆是國富民強的民族，北緯三十三度以南的，皆是國貧民弱的民族。英國本部在北緯五十度與五十九度之間，倫敦在五十二度。美國在北緯三十度與四十九度之間，華盛頓在三十九度。蘇俄在北緯四十度至七十度之間，莫斯科在五十五度。德國在北緯四十七度至五十四度，柏林在五十三度。法國在北緯四十三度至五十度，巴黎四十八度。意國在北緯四十度至四十七度，羅馬在四十三度。日本在北緯三十一度至五十度，東京在三十六度，土耳其在北緯三十六度至四十二度，都城當然亦在同緯度以內。其他如坎拿大、挪威、瑞典、芬蘭、丹麥、葡萄牙、比利時、希臘等民族皆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北，亦無不充滿了朝氣欣欣向榮的樣子。

我們列舉三十三度以南的民族如下：印度在北緯九度與三十三度之間，埃及在北緯三度至三十一度之間，亞拉伯在北緯十四度與三十三度之間。安南是南自北緯十度至二十二度；緬甸在北緯十五度至十七度，暹羅在北緯十二度至二十一度；不丹在二十七度與二十九度；台灣在北緯二十二度至二十六度；墨西哥在北緯十二度至三十二度，古巴在二十度與二十二度，並且他們的都城無不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南。

我國南京是在北緯三十二度，重慶在北緯二十九度，以上兩處皆不宜於建都，故最好選都西安，該地適在北緯三十四度，亦爲較宜之緯度。

## 一四 改造民族最妙法門

我們研究都城地位，與民族盛衰之關係，是純以民族生物學爲出發點，久而久之，我們發現我國民族有一種病態的發展，即我國南人

121012 強於智力而弱於體力，北人強於體力而弱於智力；換而言之，我國民族體質不是平均發展的，所以演成未老先衰的現狀。這種畸形發展，是與南北地理環境，發生相互的因果關係。北方地理環境適合於民族健康之培養，故北方人的環境雖不及南方，但北方的自然環境遠超過南方之優異，所以北人之體力仍超過南人。今為多數優秀民族調適地理環境起見，故我們堅決主張運用政治力量建設北方為工業區域，而吸回大部分南遷之北人，即所謂南方富於智力的部份。若這些優秀的成分，能夠遷回北方，不特北方的經濟建設可以提前促成，即我民族中的中堅人物之智力體力，亦漸漸可以平衡發展，且不到二十年，不難演進成為一種青年民族，重現於亞洲大陸！若我們不自暴自棄，真願達此目的，又非建都西安，藉此就近策動西北的建設不可。須知建設北方是一種手段，我們要運用建築西北的手段，而達到改造我們這些未老先衰的民族而成為青年民族。此功告成之日，才是我們目的達到之時。

### 一五 民族感情即可調和

我國南北民族異常複雜，在過去常演出許多政治上的糾紛，皆因奸人挑撥離間的原故，須知這些現相的演成，無不因政府距離各民族單位太遠，故感情不能上達，所以誤會增多，中央對於他們處置不當，而反映各種不調和的情緒，若我們要永遠解除民族間不睦的感情，只有建都西安，才是最根本的辦法。

### 一六 陸主海隨國策正確

委員長謂「玉門關是中國的前門，新疆是中國的花園，山海關是中國的後門，東三省是中國的花園」的指示，真是金科玉律，我們只有敬佩此種原理之正確，絕對無法改變絲毫。中國今後立國是要面對大陸，直向歐洲，而不是專注海洋之發展，爾忽略大陸之重要性。過去我們受着隣國由海洋來的侵略影響，大家只側重後門之發

展，而忽略前門之建設，所以沿海則有畸形的繁榮，內陸反萬分的凋弊。現在我們應服從領袖的指示，反過頭來，從事大陸之發展，因此之故，我們應建都於心腹的關中，才能完成陸主海隨的建設。

### 一七 掩護建設基本要圖

我們只知建設能使國家興，但不知道建設能使國家亡的道理。東三省與福建同時受倭寇的包圍與壓迫，但九一八之役，東三省竟遭亡省之禍，而福建迄今還在中國手中。此無他，蓋因東三省過於從事建設工作，而福建對於建設不甚努力之故。例如東三省有日本的南滿鐵路，我們又來一海濱鐵路與南滿平行，日人開鑿，我們亦競相開鑿，日人幹什麼，我們也幹什麼。此種平行競賽，不僅對於我們沒好處，反逗起敵人之過度紅，如是他們以為若讓我們建設完成，他們必樹立一個不可克服的勁敵了。因此之故，他們在民二十年即下手奪取東三省，遲則恐不及了。是東三省之亡，是亡於過於從事建設工作，福建之苟延殘喘，乃因怠於建設之故。

這樣看來，建設固然要緊，但掩護建設的工程更為重要。假設我們不能保障建設之安全，最好不從事建設，反為安全得多，過去福建，就是一個最好的證例。我們若建設東三省，首先應建設熱河，然後才能掩護東三省的建設。我們若掩護熱河的建設，首先應建設察哈爾、河北、河南、山東、山西。換而言之，我們若建設黃河下游，我們必先建設黃河上游，然後才能掩護黃河下游的建設，亦正如整個黃河流域建設了，然後才能掩護長江流域的建設，長江流域建設了，然後才能保障珠江流域建設之安全。

以南北為秩序，我們應先建設北方，然後建設南方；以流域為單位，我們應先建設上游，然後建設下游。但我國之錯誤，是先建設南方，而並未建設北方，先建設下游，而並未建設上游。此次對敵抗戰，東南全喪，下游盡失，以後我們再不能上當，應該先建設北方，尤應先建設上游。若要完成全國掩護建設的工程，只有建都西安，然



後才能不折不扣的使全國建設得到安全的保障，此是我們主張建都關中最重要的理由之一。

## 一八 強民悍族統治秘訣

我國版圖廣大，衍有寒溫熱三帶，種族之多，無慮數百，同時環繞我國之強民悍族，亦不在少，我們對付他們亦要得宜，方不發生困難。須知民族素質之強弱，皆與地理環境發生直接的影響。例如武器相等，平原民族與高原民族戰，高原民族勝的機會多，平原民族敗的機會多。麥食民族與米食民族戰，麥食民族勝的機會多，米食民族敗的機會多。肉食民族與素食民族戰，肉食民族勝的機會多，素食民族敗的機會多。寒帶民族與溫帶民族戰，寒帶民族勝的機會多，溫帶民族而言之，南方民族與北方民族戰，南方敗的機會多，而北方勝的機會多。

我們既是泱泱大國，對於國內的強民悍族，自應作一種調整的處置。即對於國外的強民悍族，也應作一種未雨綢繆的應付。北平不能

# 南俄考察回憶記

一九三七年春，在莫斯科外交團中，對於考察蘇聯建設抱有興趣者，有美前駐蘇大使戴維斯先生，及我前駐蘇大使蔣廷黻先生。戴維斯先生於二月二十六日赴烏克蘭考察哈爾科夫（Kharkov），什波路齊（Zaporozhie）等城市之大規模工業建設，曾參觀車輪式曳引機製造廠，環帶式曳引機（亦稱無軌曳引機）製造廠，摩托製造廠，聶伯河（Dnieper R.）水電廠，製鋸工廠，鍊鋼廠，鋼捲廠，及各種農業機器製造廠，歷時六日始歸。戴維斯

應付這個需要，南京更無資格適應此種要求。我們只有遷都西安，即能和緩此類強民悍族生理上的盲動，也才能控制他們不作軌外的發展。

## 結論

以上十八項理由，皆有獨立的價值，若我們把他們綜合的總述，其理由之充足，誠無有出其右者，各種理由雖然重要，其中最根本的理由，還是優秀民族與地理環境的調整問題。若我們運用這種建都西安的政治手段，不僅以上各種理由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，即民族本身，屬於素質的改造，也可以迎刃而解了。然則民族改造是我們前線的理由，其他各種理由，也不過附帶說明，來確定了我們的主張有了根深蒂固的先天的依存性而已。我們一方深望賢明的政治家，以明智的眼光，來考慮這個左右國運的舉措，同時亦希望海內外的學者，共同研究這個問題，務使國人徹底瞭解當前的局勢，可以左右民族萬世的生物基礎。

三二年八月九日於西安。

西門宗華

先生憑其銳利之目光，以經濟實業家之觀點，洞悉蘇聯經濟實力之雄厚及其技術水準之高超。蔣廷黻先生及作者之考察路徑，遠較戴維斯大使為長，遍歷南俄各大都市與工業中心。我儕所注意者為南俄各地之民情風俗及一切文物制度，尤欽佩蘇聯民族政策之成功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，蘇德戰起，德軍侵入烏克蘭，將蘇聯南部之開鑛工業及其他重工業施以蹂躪。翌年且冒險深入北